**圆桌派第三季第15集 求知：眼花缭乱知识控**

《圆桌派》是一档下饭的聊天文化类节目，由著名媒体人、文化名嘴窦文涛携手优酷“看理想”倾力打造。不设剧本，即兴聊天，平等视角，智慧分享。一期一个引发思考的话题设置，交流价值观点、碰撞思想火花，跨界、跨代，更加年轻，更加多元。言值就是生产力！

**嘉宾：窦文涛、蒋方舟、马伯庸、史航**

窦文涛：方舟，今天咱们欢迎两位，就你爱读书。

史航：我是听说他们俩来，我知道穿这个衣服以示一种鄙视。

窦文涛：这个史航老师，这个爱读杂书是出了名的，这个特别我今天还介绍一下伯庸，马伯庸老师，这次呢，我算是这个见识了，因为头一回见到，我一直以为你跟我岁数差不多，主要是他这名字，伯庸。

蒋方舟：感觉像老先生。

马伯庸：这个名字占便宜，就是看了名字呢都觉得老，看着好像挺年轻的。

史航：你有没有种把本名说出来。

马伯庸：本名就别说了，本名太土了。

窦文涛：本名叫什么？

马伯庸：马力，力量的力。

史航：超级玛丽。

窦文涛：妹妹叫玛丽苏是吗？方舟，作为这个青年女作家，你对这两位男作家什么印象？

马伯庸：中年男作家。

蒋方舟：我跟史航老师认识好多年了，第一次见他。

史航：第一次见面就是我们当时在参加一个活动，就有男粉丝捧着花堵在门口，吓得她不敢出去，我们商量哪几个人护送她回家，那就是多么青涩的时候。

蒋方舟：对，然后眼看着现在，他说我把男粉丝堵在门口去。

史航：不让男粉丝回家。

蒋方舟：伯庸老师见都比较正经的场合。

马伯庸：对，咱俩上次见还是在重庆的一个，给小学生的一个，什么是讲作文是吧。

蒋方舟：奇怪的活动，讲作文。

马伯庸：讲作文。

窦文涛：我听说你教你儿子读唐诗有一手。

马伯庸：是啊。

窦文涛：有什么招？

马伯庸：教他读唐诗很简单，他不爱读，但是唐诗有一点好，押韵，而且唐诗你看它五言，这个离离原上草，一岁一枯荣，我们小孩特别爱看圣斗士，就是我带着看现在，然后看一些这种奥特曼什么的，圣斗士有一个绝招，就是什么天马流星拳，啪一拳过去，我就跟他打，他特别喜欢跟我打，我一边打我说咱们今天教你一个新招，我告诉你这招叫离离原上草，你要能接住我这招，你必须接一岁一枯荣，他知道了，我说看我的绝招离离原上草，啪打过去，一岁一枯荣，啪打过来，一来一回，一首诗背完。

窦文涛：史航老师你看，我现在我这次知道他是80后，我现在都意识到有些文学思维，是不是跟咱们就不太一样，你像你专门研究编剧的，我现在就意识，他又是什么历史科幻、奇幻、动漫什么的，什么都弄，但是什么都弄改变人吧。

你看我那天看他一个，我就觉得这种想象不是我这个岁数的人能有的，就是他坐地铁，然后他就想象他觉得地铁是一个龙，这个龙有一天地铁都下班不开了的时候，这个龙呲流一家伙钻出来，浑身鳞甲载着他去往那个美女成堆的地方，是不是你是吧。

马伯庸：没有没有，没到美女成堆的地方，是龙也下班了，龙也下班了之后，因为当时我是我刚下班儿，当时还有工作特别累，后来我就在想，我说这个地铁里要有龙的话，是不是跟人一样，每天咣哧咣哧在地铁里，把那人都送完回去之后，到晚上11点，地铁关门了，这龙累的一身汗回钻回自己洞里去睡觉。

窦文涛：所以你看这个知识结构，我过去听谁说一句话，就说你的知识结构就决定了你是什么人，干脆来说就你爱读书，就是说你读了些什么就决定了你是什么人，那史航老师你读了些什么才变成这个模样的。

史航：你说这话我就想一件事，我觉得每个人甚至很多是羞于谈自己最近读什么书，因为那个书好像不是觉得你该读的，你知道我其实做一件事，伯庸那个参加过，那个蒋方舟马上参加，就我在北京的一剧场，我搞了一个朗读会，我请马伯庸去，我觉得他得读点就是脑洞大开的嘛，他给我读的是《约翰·克里斯朵夫》。

马伯庸：结尾。

史航：对，这个东西呢，有些人会因此更崇拜他，也有人会完全幻灭，说这个家伙也是看文学名著的，不值得信任，所以就是人的人设是由书组完成的，别人发现你居然读这种书，那个人设可能崩塌，当然也可能暴涨，我其实就经常想跟人说，我最近读一个你们绝对没有想到的书，就是，就这样。

蒋方舟：我觉得是这样，我昨天还在跟一个画家聊天，他就是说他就发现他这个画的画，而且现在很成功的画家，他依然是遵循他十四五岁的时候看的那些画册的审美。我就想我原来看过一个研究，就是说音乐，就是说你的听流行音乐的那个品味，是你十四五岁听音乐的品味决定的。

我现在发现好像读书也是这样，就我十四五岁读的书，其实挺决定我是一个什么样人，以及我读书的品味。

马伯庸：十四五岁就是所以的事情都是童年阴影，人的性格，人的这个阅历，其实都是跟那时候有关系的。

窦文涛：你有什么阴影是那时候留下的。

马伯庸：我啊，我那时候还特别有意思，也是读书，但我看的比较早熟，当时看路遥，我叫马力，看路遥很正常。

窦文涛：对，《平凡的世界》。

马伯庸：对，《平凡的世界》，看完之后，当时看的似懂非懂，但是我觉得对里面女主角田小霞的死一直不能释怀，就觉得这么漂亮一个小姑娘怎么就死了，后来我就在想，我说路遥可能后来在他的稿纸里，背面写过一段田晓霞没死的情节，这段情节。

史航：同人文，番外。

马伯庸：这段情节后来没人发现，等到路遥去世之后，编辑整理这个手稿的时候，发现这么一段单独出了一本书，这本书封面就是一个漩涡，一个女人的手从漩涡里伸出来，田晓霞淹死了嘛，然后这本书也没印多少，就印了那么几千册，其中有一册就到了我的学校。

当时我在桂林读书，我们学校的图书馆里面，有一个夏日的午后，我去借那本书，当时有一个穿着天蓝色连衣裙的女孩一起来借，我们两个同时伸向那本书的手叭嗒碰了一下，后来我说那你先拿走吧。

史航：他跟那个手碰了一下。

马伯庸：她拿走了，走了以后等她还回来，我再去借的时候，发现这个书上还有淡淡的女生的清香，就是这个故事，这个书一直从十四五岁开始，一直在我脑子里不断的在补充细节，不断的在增加，一直到现在之后，我的脑子里就有一个书架，有那么二三十本完全虚构，从来没存在的书。

窦文涛：你干这个事，当年贾宝玉也常干，这就叫意淫嘛。

蒋方舟：文艺青年的性启蒙时期，好可怜呐，听起来我觉得。

马伯庸：对啊，特别可怜，那个时候你想转学生又接触不到什么女生，然后又不敢去跟他们说话。

窦文涛：哎呦太可怜了。

蒋方舟：这个性苦闷是创作的源泉。

史航：我听他我就在想，这本书我没读过，我真没读过《平凡的世界》，我想到另外一件事。

马伯庸：没对，怎么了你。

史航：没读过《平凡的世界》，所以我在想一件事情什么呢？就是国外有一个，学术界有个一个游戏叫无耻游戏，看你们谁敢玩儿，什么意思？

马伯庸：我知道，咱俩玩过。

史航：对，就是我们俩玩。

窦文涛：玩一下，什么怎么玩？

史航：就是你说我没读过什么书，你说你没读过什么书。

马伯庸：是一本特别有名的书。

史航：是谁都觉得你该读，而且别人都读过，你敢说你没读吗？比如说在国外，有一个人说我没有读过托尔斯泰的书，我靠，你没读过托尔斯泰，我莎士比亚没读过。

马伯庸：那完了，原罪。

史航：我《圣经》都没读完，就是这个东西。

蒋方舟：就是你应该，大家觉得你应该读但你没读过的，我没读过《三国演义》。

马伯庸：而且是觉得你没读过，是一件特别耻辱的事。

史航：我《金瓶梅》没读过全本。

窦文涛：《金瓶梅》我全本读过两遍，不，但是我可以说，《史记》我也没读过十页。

史航：《史记》我也没读完过。

窦文涛：对啊，这算丢人吗？

史航：就是好多。

马伯庸：如果是你这个身份的人说出来的话，大家肯定会愣一下，窦老师连《史记》都没读过。

窦文涛：对啊。

史航：《乌合之众》读过吗？

窦文涛：我读过。

史航：我没读完过，我就读过一点。

窦文涛：是，我觉得现在这就是我的一个焦虑，就是有很多我想看的书，我该看的书，买来了就在那儿堆着，我估计下辈子也轮不着看。

马伯庸：什么买书如山倒，读书如抽丝。

窦文涛：对，但是你们怎么解决这个问题，你比如说我看马伯庸你写东西，我就又觉得这里头怎么这么多的书，我就佩服的是你还得玩游戏呢，就打出腱鞘炎来了，你是怎么看这个书呢，你怎么能看那么多呢，

马伯庸：就和诸葛亮读书法一样，观其大略，就是现在已经没有时间去，真的是一本书细细的一页一页抠了，所以说大概翻一遍，大概知道里面讲什么东西放回到书架上去，以后万一用着了，我不是说知道这个东西，我是说知道去哪儿找这个东西。

史航：我知道了，就属于见个女孩就加微信不撩，万一决定要撩了。

马伯庸：有需求的时候。

史航：再直接问在吗？就是这样。

马伯庸：你这个还是有生活。

史航：书里读到的。

窦文涛：这现在也确实是个事，你看啊你比如说前一阵儿不是霍金过世了吗？他们我看有人在争论说，出来很多叫哭丧婊，就是说这些人呐，你都不知道霍金是卖牛肉的还是研究物理的，碰见个名人死了就在朋友圈里说，上帝又需要一个物理学家。

史航：有人贴了比尔·盖茨的照片。

马伯庸：还有人感谢霍金发明了iphone。

窦文涛：不是，但是我后来想想呢，你有什么也不应该取笑任何一个这样的人。

马伯庸：人纪念是很正常的嘛。

窦文涛：哪怕就是说咱们原来说的附庸风雅吧，我就想他一个人他有个缘分，有个机会对一个人对一个物理学家感兴趣，这也不是什么坏事，你说是不是，而且很多时候讲缘分的，过去有句话叫一历耳根，就永为道种。对，托尔斯泰也可能我十年都不会碰他，但是我今天听史航老师说了个托尔斯泰，进了我的脑子了，早晚有一天发芽。

但是问题这里边是不是确实反映了一个焦虑，这个焦虑就是今天现代人，包括我也有，我觉得很多的这些年轻人都有，我过去说他们就爱娱乐，他们不爱知识，我觉得不是的，其实他想知道，这个门坎，时间对于一个正在谋生的人来说近乎不可能，但是也想吹吹牛。

蒋方舟：就表达焦虑，就比如说像霍金这个，他看到大家都在表达，他也有一种很强的我也要在场的这个欲望，我当时第一次意识到，人们有很强的就在跟名人要套近乎的，是当时莫言得了诺奖之后，好多人去他家的玉米地去掰玉米，然后再回来说这是莫言家的玉米，就是他因为他也没看过莫言的书，他也不熟悉莫言，但他总得有一个需要表达的东西，需要一个很独特的东西。

然后另外一个我觉得就是说在场焦虑，就是说当你们一堆人在说一件事的时候，我也必须要在场，对，然后就像我觉得像很多人，像我朋友圈很多人做知识付费，然后他们那个的slogan 或者广告语都是，比尔·盖茨也在听这个课程，然后或者是马云也在听这个课程，我觉得很多人他其实买这个课程，他不是为了听，他是为了买一个入场券，就是说他们也在。

马伯庸；我跟马云听一个东西。

蒋方舟：对，我也在场，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你说很多现在知识付费，我觉得解决的是表达焦虑和在场焦虑。

马伯庸：我觉得可以反过来做，下次你们再做自媒体，或者做这种知识付费的时候，起一个就是马云绝对不听的课程，我觉得一定好。

窦文涛：你看，他会弄流量我发现。

马伯庸：绝对的，不管怎么样我先付费，我先听听到底什么东西。

史航：或者说马云、史玉柱以及罗永浩都不敢打开的音频，其实你刚才说那个我觉得特别有道理，就是附庸风雅。因为有一个李长声老师，他评论日本，说日本文化是什么样，对不起，不是李长声，车前子，苏州的车前子，他说日本人就是一直附庸风雅，最后就成了风雅了，对不对。

所以这个你不能小看人家，你说这个霍金死，人家给点个蜡烛怎么了？这个就叫随份子，你能不让人随份子，结婚不让随份子，人出点丧事还不让随份子，这是最后一次可随的份子了。

窦文涛：所以你看随份子这种心理，我现在发现这是不是知识经济的一种需要，就是说你现在好像大家很需要，我不用花那么多的时间看什么书，对吧？就像这个伯庸兄曾经写过一篇文章，就是说跟这个女朋友在一起，对吧？如何她提到一本没看过的书，也能跟她聊，对不对？

马伯庸：这个是有技巧的，就是评论这本书，你别提它的标题，因为你没看过，也别提它内容什么的，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标题，可能就给你一书名你怎么办？谈论文笔，就是一本书里无论没什么东西，它不可能没有文笔，然后你评论的时候你说特模糊，他说你这个文笔在粗犷之中带着一丝别致的细腻，你这琢磨去吧，什么书都能套的上。

窦文涛：也粗犷也细腻。

马伯庸：对，你拿本高等数学也有可能是这样，它也很细腻。

窦文涛：但是你们俩现在是怎么吸收这个知识的，你们真有那么多时间看书吗？

史航：我其实刚才就很惭愧，在那个化妆间的时候，她手里拿一本《布罗茨基回忆录》，我瞄了一眼说这个没看过，突然从侧面我说这书我有。

蒋方舟：躺着看过。

史航：就是这个书，封面我都没看我就买了，插在我家的书架上，见过书脊，所以说迎面这个女孩不认识，一转身这腰身我见过，我这个书的腰身见过，我只见过书脊，我跟它的缘分就这么窄，没法拓宽成这么宽。

窦文涛：史航老师你说你现在怎么得到知识？

史航：我其实特别简单来说，二手知识居多，就是我比如看看微博，看看人文章人人家提到什么，我通过再去找那本书，而且我其实回想到我，就刚才他说的人是十几岁的时候怎么影响。

我十几岁读金庸，金庸其实影响我知识的结构，特别重要一件事，就比如说我对佛学没什么印象，但金庸说的那点佛教的东西，我知道金庸提到那个书法可以变成一套什么武功，我知道了美食是一套什么东西，我知道了，其实我都是用金庸的方式，这一个打开方式看了大量的中国文化。

蒋方舟：我最近一直在想，为什么古人说这个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，为什么他们会说这样，因为这是他们唯一了解世界的两种方式，他们除了这样，他们不会认知其他的世界，但对于我们现在来说，其实我们了解别的世界的方式很简单，就比如说我现在在写一个小说，里面有一个配角，这是真的是一个K T V的小姐，但是我怎么去了解她的生活，我要放在以前的话。

窦文涛：体验一下嘛。

马伯庸：你犹豫了一下，我看。

蒋方舟：眼神闪烁了一下，不是，我确实有这样想过，我就不敢去体验，然后我就发现你确实你现在只要你愿意找的话，你不需要去真的去体验，然后这个书也提供不了给你什么，我就在视频上看了一个怎么去培训KTV小姐的一个视频，就是培训的很清楚，然后我就了解了她们的行为方式，所以我说现在我们的这个知识的构成和来源实在是太多样了。

窦文涛：你看你的一个构成的来源是什么呢？是就是说治用以学，就是实际现在，你比如说我老是做这种梦，我就买这个二十五史到今天都是崭新的，你知道吗？但是我觉得永远不会有一个假期让你从头儿去博览群书，但是实际上真的像史航老师一样，我现在发现这些年我学到的知识，说实在话，不做节目还就学不到。

是，你是因为写这个小说，你就查这个相关的东西，你才能吸收一些是吧？静态的是不能了。

史航：其实我在微博上学习很重要的一个手段，就是跟人吵架，因为吵架的时候，如果一直跟着一个人盯着吵的话，你得去找论据，你可能说什么鲁迅写的什么狗屁，你怎么说是狗屁，好，我去查鲁迅的作品，他不是狗屁，因为什么？

窦文涛：所以我现在觉得他说的挺对，就是说你这个用到的这个知识，学到这个知识，才真的是自己的，而且你知道相关的一个什么呢？就是咱们今天说的这个二手知识，吹牛是一回事，但到底什么叫真的知识？

你比如说我现在意识到，好比说你看我们周围，有很多朋友搞这个收藏，你看有那种学者，比如说有个朋友收了一个黄花梨的，一个明代的家具，一个小香几放在这里，好家伙这教授这就叫知识，说明朝万历年间或者明朝有个皇帝，他怎么爱做这个黄花梨，这个黄花梨这种木材是什么时候从什么马六甲，或者怎么着，然后跟郑和下西洋有什么关系，讲得大家叹为观止。

但是呢，他讲完了一个行家上来就说了一句话，假的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我现在发现这个真知识，它是到了它是成为你的眼光，就像咱们说的专业的和业余的，专业的和业余的事，您能讲很多关于癌症的知识，可是真到你下手手术刀，你傻了，你就是过去那个马爷，马未都也经常讲，就是说真考知识是什么？就这个瓶子100万到你手里了，你敢不敢下这个判断，买不买，你就哆嗦了，你那读了多少陶瓷的，你知道就和这个就不一样。

蒋方舟：对，我这就想到像我记得我高三的时候，我们所有的同学都在做什么五年模拟三年高考那种高考题，就只有我旁边一个男生永远在看《如何管理好你的员工》，然后那老师就骂他，老师就说你有病吧，说你这个赶紧高考什么的，到后来才知道，这个男生他真的在高中的时候，他就开了三家健身房的连锁，他是个高中生的时候，所以说这个什么样的知识对你是有用的，这个确实是你去区分到个人。

但我现在经常，你比如说在地铁上，或者是有的时候在看大家，就是比如说他可能自己就是一个蓝领，可能就是一个打工的，但他看就是企业上市之后，你该怎么办什么的，那这个知识到底是不是有用的知识，或者是他学一个全球500强的管理术，但他自己可能是个送快递的，就这个知识它只是为了填补焦虑，还是你真的能用到呢？就所以我一直对这个知识。

窦文涛：她提这个问题有意思，你觉得这是有用的吗？

马伯庸：我觉得能读书总归是件好事。

窦文涛：如何管理员工。

马伯庸：如何管理员工我觉得就是，它无论如何不会给你带来坏处吧对吧。

史航：也可能有坏处，你的老板拿这个书的时候，觉得你应该把书给他看，你凭什么看。

马伯庸：现在焦虑的不在于说，你读不读书，而是说你到底你的注意力能不能放在哪儿，你看现在的什么书，都是十分钟带你明白明代，二十分钟教会你知道欧洲史，半个小时明白俄国史。

蒋方舟：如何写的像郭敬明一样好。

马伯庸：对，全是那些。

史航：他说这个时间性是特别焦虑。

马伯庸：时间性目的特别明确，

史航： 就是24小时之后，你可以去死了，因为人类文明被你读完了。

马伯庸：就是他的目的性特别明确，就是我看了这个书之后，我20分钟就看完了，看完以后我跟别人吹牛的时候，我跟你讲俄国怎么回事，托尔斯泰怎么回事，讲这些，但是你说这种算知识吗，我觉得就是很多人鄙视这种读书，我觉得还好。

窦文涛：但是你看现在经常说的一个问题就是，第一步是说，咱们有短音频一分钟就了解明白，好收钱吧，可能五毛钱点一下，我能吹牛了，这是一回事儿。但是这个事情要再发展下一步，咱们展望未来世界，这就说了大脑存盘外置了，某种程度上讲，我有一个这个百度，那么很多人都说了，我记这个干什么，我随时甚至将来不是说有个眼镜，你跟史航聊天，你聊是吗，你聊托尔斯泰。

史航：我直接在读。

窦文涛：所以说这事怎么说呢？

马伯庸：就现在就不知道，现在有一个争议很大的问题就是说，你获得的知识到底定义是什么。

窦文涛：对了。

马伯庸：对吧，那这个知识算不算我的，还是说我的知识是有wifi 的时候我有知识，没wifi 的时候我就是一白丁。

史航：对，我觉得这个真是，跟你这个充电充的好坏有关系，你那脑子，但是我想起那个以前跟那个谁，跟罗振宇聊他那个《得到》吧，他这个付费音频，他说一件事，他说以前我《罗辑思维》的时候，也经常推荐书，人家到我这儿来买。我有一个私人爱好，我老爱看这个人的地址，他留的地址是哪儿，就我想天南海北的什么人，我爱看这个。

我经常看到，比如贵州修节市的哪哪哪街道的一个修鞋摊，一个地址是带的字的一个地址，就是要了一本比如是哈佛经济学讲座这样的书，他说我当时想，第一反应，你看这个干吗，后来想人家可能不打开看，人家的塑封都不打开，人放在修鞋摊上边，有个吊着电灯这么晃在这儿，别人修鞋这儿看着他有这个书，就跟供一个财神爷一样，这是一种什么，是一种期待，也是一种追求。

人家就，他说以前我老纠结一件事，我们这个各种付费的音频节目，这推广节目打开率有时候差，卖得很好，人买你其实不真看，那不很羞耻吗，我只挣了你的钱，没有赢得你的尊重，你没看，他说我现在对打开率的事我都没那么纠结，因为人家买这个书就塑封都没打开，但是我帮没帮到他，帮到他了，他帮没帮到他自己帮到了，就是人有时候知识是用来用的，有时候只是用来，墨镜是用来遮光，望远镜是用来看远方风景的，功能不一样，但他的生活因这好了一点，它的安全感在这儿得到了一点巩固。

窦文涛：这你看法开通。

蒋方舟：对，所以我就觉得说，现在为什么知识付费这么流行，不是因为人们变得爱知识了，而是变得人们爱付费了，就是因为。

马伯庸：付费更简单了。

蒋方舟：而且因为付费更简单，另外我们就老觉得还是说焦虑的问题，一个匮乏焦虑，就比如说你从这个女生化妆品，说我老看到别人有这口红我没有，我就一定要有。那其实这个知识也是一样的，就觉得大家都在学这个知识，就我没有我也要拥有，他觉得付钱是能够得到某种信息的优先权，他觉得我优先获得这个东西。

马伯庸：仓鼠症。

蒋方舟：对，所以他其实不是为了获得知识，他是为了我能够付费，我能够觉得付费了之后，我就解决了我这个消息。

马伯庸：而且现在你看好多的这些文章都到什么程度，前面可以告诉你，本文长3万字，阅读时间约半个小时。

窦文涛：对对对。

马伯庸：给你明确的把数据都标出来了，就是说白了我们就是要让你满足你的这个焦虑，解决你的焦虑问题，不是让你得到知识。

史航：所以就是人家付费，跟人去看心理医生是一样的，你能拦着不让人去看心理医生吗？所以说呢书籍以前我们老觉得干吗呢，它当然是用来读的，但是用来垫桌脚不行吗？用来当枕头不行吗？这古代笑话那些，所以世界的打开方式是每个人自己选择。

窦文涛：这个真的是，有的时候呢我觉得是做梦用的。你比方说我现在买了，我这辈子不可能看完的这个书，你知道我觉得我很贪婪，你知道吧？我觉得就像个很贪，贪什么呢？贪知道。

及时其实我觉得我活在这个世界上干什么，就是说什么都想知道，就好奇心太强了，所以不是因为想装什么什么什么有学问，真的不是，就想5000年的历史里边多少事，就觉得我活这一辈子就几十年，但我要能把5000年的事儿全知道，我不是比你们赚嘛，但是呢我们还是要提一个问题，就是因为老在想将来，将来要真的是知识储存都能够外置了的话，你这个大脑空着干吗？

我有一次跟这个钱文忠，钱文忠老师聊，他老师不是季羡林吗，我就跟他说，我说你看为什么那个时候，咱们说这个民国的时候陈寅恪，就是学贯中西，几十门外语，甚至他涉猎几十个学科，我说这样的一个人为什么今天都没有了，但是钱老师给我讲一个答案，我倒是没想到。

他说，他说你比如说我老师，他说我告诉你他实际是这样的，就是在我老师的那个年代，他可以身兼多个学科，他说但是到今天，他所涉猎的任何一个学科，单一学科来说，研究的深度已经超过了他们当年，但是这每一个学生只是奔了一门，这个学生就不知道另一门了。

所以你看这是现在的一个特征吧，就是说它无限专业化了，可是我又在想了一个问题，你比如说他们在讲，就是说我还看过一篇文章，就是劝君莫谈陈寅恪，大概的意思就是说陈寅恪的学术，就像陈寅恪说王国维一样，就是他的学术是不是那么样的泰山一般，或者说无可争议，无可推敲呢？重点不是在那儿，重点在人格，或者说重点在一种陈寅恪所说的气节风范。

所以说我现在就又开始想，综合比如说这个知识，它到底是用的，就像你刚才这咱很明白，这但是另一个就是说，为什么要记很多东西在脑子里，它和记在手机里有什么区别，我觉得是不是你这个头脑就像个香炉，他扔很多书实际存在你脑子里，他可不是像存在电脑里，它自己会化合吧。、

马伯庸：对，揉成一个东西。

窦文涛：对，你史航今天，对，你能成为一个这样的人，把很多事情像金庸一样武侠一样去理解，这就说明当年的金庸的一些东西，成了你这个人。

史航：其实就这么说吧，那些书你的阅读，在盘你的脑子，所有那些书来轮番盘你的脑子，所以你脑子当然也有层包浆，包着脑浆，反正这个是有用的。而且刚才你说那个就是买很多书这个事，以前都当原罪当羞耻，可我现在越觉得这不就是热爱生活，热爱生命吗？对，就是人你知道了很多事，读了很多书，看过很多电影，可你为什么活着？不是因为你读的数，是因为还有很多书你没读，你电影没看，姑娘没认识，你才值得活下去。

我就说人跳到游泳池里，你皮肤接触到的那层水不可能托得你浮起来，正是你没有接触到的水，才让你浮起来的，是你没读过，没经历过一些让你活，要不然就啪嗒一下子，你跳水池子你就摔死了，你只湿淋淋的摔死了，就是你没接触到又觉得有意思事，我买了证明什么我求生，我光荣，我想活下去。

窦文涛：所以说望洋兴叹这个词是个很美的画面，它不光是在岸边叹息的那个人，实际上当你望洋的时候就说明，你的生命里有那片大海了，你跟那片大海。

马伯庸：至少憧憬过说。

窦文涛：憧憬过，就是这点憧憬过。

马伯庸：包括说咱们刚才说，好多人说我现在不用看书了，我随时百度百科搜出来，不一定，有些东西你去搜出来的，你理解不了。你如果没有长时间去浸淫在这个知识体系里面去，你连搜索都不会。

史航：我觉得要破除这个搜索崇拜。

马伯庸：对。

史航：就是你知道当我，我还有一个朋友叫张立宪，我们两个在什么都不是的时候，我们两个人特别爱在网上搜自己，他搜的叫主张立宪，我搜的叫历史航程，主张立宪的历史航程，俩人都在，一看，不是咱们俩。

不是我们俩，所以就其实你网上搜，大量东西是跟你要的不相干的，这就说一件事，有一个特别有趣的例子，香港导演彭浩翔，他有一次让他助手搜一个东西，盂兰盆节，我就要这个资料，就是说打出来不到十页，他说不可能这么少资料整个网上，后来一看，你给我打了个孟兰盆节，姓孟的孟，说你怎么搞的，他那个助手说那不怪我啊，能打出十页证明有这么多人也写的是孟兰盆节，他说那你搜索盂兰盆节，可能一百多页，这就是这样的。

如果你真的不知道自己要的是盂还是孟的时候，你就满足你搜到的一切。

马伯庸：对，就是刚才我说的这个，你这两个字的区别你都不知道。

史航：就你这个见识没有，你搜那些东西没用。

马伯庸：现在搜索有一个尴尬的问题，或者说便利之处，他搜很多提到别的字的时候，它有一个链接，一提到窦文涛什么怎么样，生于什么，在武汉读的大学，武汉它也是个什么链接，你点开之后，武汉大学的所有的校史都有了，很方便。

但是这种方便，往往就咕咚一下，你就沉进去了，我就有一次亲身经历，有一次我是在搜什么呢？在搜宣武门。

窦文涛：北京的宣武门。

马伯庸：北京的宣武门，打的时候就打错了，打成玄武门了，自动跳出来一个条目，玄武门之变，我说那行看看吧，看到玄武门之变忽然我想起来，我说下面还有一条目，玄武门之变当年拍过港剧，李丽芬唱的歌。

我就在想这个李丽芬唱的那个，爱美人不爱江山，还是爱江山不爱美人，听完之后我说这歌我听过，李丽芬这个人的履历我没了解过，看到下面有一个链接，我又点李丽芬，看到她的履历之中有一条，她说她是第一个，除了她唱那些古装歌曲，她是第一个把雷鬼音乐，打雷的雷，鬼怪的鬼，把雷鬼音乐引入台湾的人。

蒋方舟：牙买加。

马伯庸：我一看我说这个名字酷。

窦文涛：鲍勃·马利。

马伯庸：点开一看，你说的牙买加的音乐，我说牙买加音乐里面有一个至尊北斗一样的人，我现在已经忘了。

窦文涛：鲍勃·马利。

马伯庸：他呢，说这个人的牛逼之处是，甚至他的音乐导致当时的两个政党和解，我说这个也酷才查的那两个政党，一路查到了16世纪西班牙人对牙买加的殖民史，一下午就没了。

史航：当你回来的时候，宣武区都撤销了。

马伯庸：回过神的时候已经宣武了。

蒋方舟：我也有这个体验，因为它百度搜我会有他的搜人名字，会有一个相关人物，然后我那相关人物是一个掏肠恶魔，就是一个犯罪分子，他就喜欢掏少女的肠子，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相关的是这个，我就点开看，点开看了之后我又开始看掏其他东西的恶魔，就是反正这些东西。

史航：是不是某一次你说你在，比如说讲座掏心掏肺，它就有这么一个关键词，最后把掏肠就全掏。

马伯庸：有可能。

窦文涛：你像刚才这个伯庸刚才讲的，你说虽说你是80后的，我发现他说的基本就是我不工作时候的生活方式。

马伯庸：自得其乐。

窦文涛：就是这一天就像你说的，我从一个宣武门，我看到玄武门，说不定查到裹小脚，说不定查到这个西藏某地的一个历史，你说这下午好像什么都没干，但是这相当于什么呢？在知识的海洋里遨游啊。

史航：是浪了一圈。

窦文涛：浪了一圈，你说这种乐趣我觉得挺好的，但是今天很多人能有这样的乐趣吗？

蒋方舟：我觉得马老师刚刚说一个特别重要，就是说他我他让我想到，我记得原来看别人说文化是什么，他说文化就是你学过的一切的知识都忘掉之后，留下来的东西。

窦文涛：就化成你这个人嘛。

蒋方舟：对，然后我觉得说的特别好，包括这个文化其实也是一种方法，就我之前看过一个美国的一个专家写，他就是说其实这个看起来互联网它整个信息很多，每个人在互联网信息之面前都是平等的，但是他说不是，他说互联网其实是拉大了人知识的鸿沟，就是聪明的人越来越聪明，笨的人越来越笨。

因为聪明的人，他知道该去哪儿搜索什么，然后对自己的什么东西有用；但是笨的人他就大量的淹没在这个垃圾的信息、链接、掏肠恶魔，就是淹没在这里面，所以他其实这个知识的鸿沟就变得越来越大。

史航：对，我觉得就像是咱们微信朋友圈，其实你要加满了，大概一般知道5000人左右，我经常得删。

窦文涛：你有5000人呢。

史航：我然后会删除，删到四千人，再然后又涨再删，就这时候你就大量的你不知道他是谁就加了你了，你如果不去问，那就是占用你的一个东西。

窦文涛：对，而且刚才这个方舟讲的一点，让我想起来了，你说是不是古代的某些东西以后都不会有了，就比如说咱们过去讲，过去讲比如说中华文化，那天我们跟几个老师在一起聊天，最后就说实际上中华的这一套，比如说儒家这个文化，它的目的不是让你成为一个博学的人，它的目的就是成人。

比如说北宋，有宋一朝说是这种文明，就是上次我记得马未都就讲，他说这种文明最后结出一个人格来，就是文天祥，对吧？就是说。

马伯庸：仰视几百年，

窦文涛：当真了，就是说舍生而取义，当真了，这就是过去我们经常讲一个词叫道成肉身，就是说。

蒋方舟：成精了。

窦文涛：比如说古希腊的哲学教授，你比如说苏格拉底是说，我跟我学生讲，我相信了这个东西，我可以为了他死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我真相信我说的，但是今天呢，知识和你这个化人是分开的，一个大学教授给你讲伦理学，并不等于他自己在生活里要去照着伦理的去做，那你说。

马伯庸：知行嘛。

窦文涛：未来是不是越来越分开了，就是说知识是知识，你用的时候你就去去查，去用，但是你不会觉得这个知识和我为人有什么关系。

史航：就是没有指纹了感觉那上边，没有人格的指纹。

马伯庸：我觉得吧，这个其实从古至今都这样，就咱们现在说古人是讲究知行合一，或者是这个人品和这个知识一样，其实你刚才说宋代，宋代那么多年才出一个文天祥。

窦文涛：也出秦桧了。

马伯庸：对，大部分人就是跟现在的这个比例一样，就是教书跟你这个讲是没什么区别的，秦桧写字还写的好呢，是吧，也没说他这个。

窦文涛：蔡京写字。

马伯庸：对，蔡京、秦桧写的字都不错，这个因为我笔记我写的字特别烂，所以我特别喜欢举他们俩的例子，证明说写字好不一定人命好。

窦文涛：岳飞肯定写字不好。

马伯庸：所以从古至今，我觉得这个比例没变过，到未来我觉得相信这个比例也没变。

蒋方舟：那我觉得不是，我觉得古人其实，我觉得现代人挺推崇所谓的专业的知识和专业化，但我觉得古人并没有，我看这个是看一个就是美学家，叫高居翰，他写书分析中国古代绘画，他就说中国这个古代绘画的审美很有意思。

他就说如果是这个专业的职业的画师画的话，那他大家的审美就觉得这个不够好，就觉得你这个匠气，或者是就觉得你这个太专业了不好，但是如果是一个士大夫文人，随手画两笔，大家就觉得品格高，就觉得这个是你品格的体现，就是他不赞赏一个专业的技能和专业人才。

但是我觉得现在好像大家对于这个专业人才、专门的人才，他开始培养起这种崇拜，一个人要说我啥都知道，我人格高，我道德高，好像他不会获得这么大尊重，但如果他是某个领域的这个专业和精英。

马伯庸：匠人。

蒋方舟：对，他就能够有一大批的这个粉丝， 大家崇拜他的知识，所以我觉得可能这个社会审美还是发生一些变化。

史航：肯定是一种改变。

马伯庸：但是比例我觉得没有变。

史航：应该这么说，以前是我想学人格，所以你人格完满，我学你很合适，我当你粉丝，在宋代，现在来说我其实等于说，就好像我给你下订单一样，就是比如我向你，包括我在知乎在哪儿问你问题，所以你只要你完成我的订单，回答我的问题，你是个什么人品我根本不关心。

窦文涛：所以罗胖自己都是有名言，他说我就是个买卖人，你需要我供给你嘛。

史航：但是我刚才因为说到文天祥，我想到一个离我们学校，我们中央戏剧学院最近的，东棉花胡同对面有一个府学胡同，就关文天祥，他最后在那关着，在菜市口就是交道口那被杀的嘛，所以我一入学，88年就去搞各种文天祥的段子、史料去看。

后来有一个故事我特别喜欢，就是他说文天祥被关在府学胡同，蒙古人看着他吗？他不一直不降一直看着他吗？后来蒙古人都喝醉酒了，在外面干嘛唱歌儿，就蒙古那长调，啊啊啊唱，他听了一晚上没睡。

第二天早上他把那个看守叫进来，他说昨晚你们唱什么呢？喝醉了唱了，说叫阿刺语之歌，说什么就赞美英雄的歌，说赞美英雄歌什么词你跟我，说没词，我们蒙古人赞美英雄找不出词了，就是心里怎么想的，就哼哼这个声音就行了。结果文天祥说了一句话，我特别意外他说这样的话，他跟蒙古人可是敌军，你一个战俘政治犯在这儿，他说此黄忠大吕之生，中土久不闻矣。

他佩服，所以文天祥他不是一个让我们说很偏执的这么一个忠臣烈士，他有审美，他的情怀远远超出了一个宋朝末代丞相这个审美的东西，所以这一点让我特别佩服的，我觉得古人中间就有这个特点有意思，就是说他是这样的，但他觉得别样的也好。

其实我老说现代人，我们开通开放，古人偏狭，其实比一比可能我们偏狭的程度更深而不自知而已。

蒋方舟：但我觉得现在可能年轻人，我接触到的年轻人，我觉得会比变得比较少，因为我回想我那个年代，我小时候写自己的兴趣爱好，同龄人写自己兴趣爱好就是阅读，然后旅行，有的时候写写那个。

马伯庸：现在也是，现在尤其那些相亲网站上就全都是，就是我那个年代嘛，都是我这个年代的相亲网站，我的同龄人，然后其实这些后来我在想，这个东西不是兴趣爱好，只是因为我们不能把那个看电视写在兴趣爱好上，所以我们就写阅读和写作。

但如果你现在让一个90后或者是00后，让他去写他的兴趣爱好，他可以给你写的特别细分，什么电竞、鬼畜、二次元，然后什么的，什么手办，它可以写的超级多，就是这个东西变成他一个特别强的一个群体归属感，就是说我在这个领域内，在这个电竞领域，或者在这个鬼畜的领域，我特别厉害，特别精通，就这个东西给他很大的难度。

马伯庸：越来越细分了。

蒋方舟：对，越来越细分，就是他的这个兴趣不再像我们那时候，好像没什么可玩，就只有说这个阅读，然后旅行、音乐。

窦文涛：但是你看，马老师你比如说，你像比如说古人，他可能他有一些基本的为人处世之道，他是从小读四书五经这么来的，我们也有自己的一些大概是读金庸小说或者读《水浒传》江湖道义，养成了我今天的为人处事。

那么比如说将来你觉得，这个孩子们他要是不大爱看纸质的书，他就是动漫，甚至他就是游戏，那它这个东西里边一样能培养出他的人品人格。

马伯庸：我觉得肯定会有的，而且未必会比我们差，就是我一直努力在破除自己一个偏见，就是我有了孩子之后，我就在想，他们现在看这些东西太差了，不如我们那会儿好，我们那会儿看的都是什么金庸古龙，那就有文化气息的书。

但是一想，我们爹妈那一代看我们也这样，怎么现在这些孩子看什么课外书，什么金庸古龙天天打打杀杀的，就一代一代往下看都看不顺眼，而且是我记得是我忘了哪个作家说一句话特别有意思，他说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执念，就是在我之前的流行的文化，那是属于腐朽的、保守的、那个已经过时了；在我之后的文化都是浅薄的，都是不值得一提的，只有跟我从小长大的这些文化是辉煌的一代，每一代都这样，真的是。

而且我之前还特意查过，就是查从现在的报纸到以前史书，真的就是像鲁迅先生说的，每一代都在说一代不如一代，我们那一代被人说是小皇帝，我们嘲笑90后的火星人，但仔细想想，其实每一代都有自己的责任和自己的成全，他们自己会有自己的一套东西，包括现在所谓二次元，包括现在的他们看的一些都不看书了，看视频、看游戏，但是他们也会形成自己的一套东西。

而且这套东西我稍微接触过一点，我觉得并不代表说多么的浮浅或者浅薄，我觉得是很好的东西，虽然我们不能理解，但是我们会看到他们在成长，而且这个。

窦文涛：比如说有什么你印象深刻的过去。

马伯庸：比如说这个，日本有一个游戏叫刀剑乱舞，这个游戏是把日本的日本刀模拟成了一个人，模拟成了一个人就反正都是帅哥，帅哥然后大家在这个游戏里玩这些东西，听起来好像是一个像亵渎这个文物这么一个东西。

但是很多人看了这个之后，就专门去日本的各个博物馆，因为这些刀都有原件，去博物馆去看这些东西，看了之后，因为他们特别喜欢这个，他们会研究这个刀背后的故事，刀怎么炼成的，当时这个背后是谁拿着这个刀，当时是这个刀的名字是怎么由来的？查来查去之后，他们所研究的这个深度比我们了解多了。

我算是对日本历史有所了解的，但是一提到这个东西，我上次碰到一个小姑娘给我讲，这个三日月是怎么回事，宗近是这个刀怎么回事，讲的我叹为观止，这些东西我都不知道，他们就是因为出于对这些东西，这个帅哥的爱，最后是导致了对刀的爱，以及她去挖掘历史中那些小细节，甚至因为这个事她去学日语，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非常厉害的一个行为，这种东西很多。

史航：对，我其实觉得，就是刚才他说游戏我想说，就每一代人都会有自己的伦理，因为只要是社会就会有伦理，新一代可能就从游戏中来的。

所以说咱们看有一个小胖孩，我看小视频打王者荣耀的，他在哭喊，几岁的小孩说你们都打都是为了泡妞，你们不好好玩，完了害队友，我们都认真，我们做笔记，结果说我们都输，就是非常悲愤，你觉得很好玩，但你想起来很感动，其实大量的游戏伦理、团队作战都有这问题。

我有一个好朋友兰晓龙，是个编剧，该写剧本他说不行，我今天八点钟必须去，为什么？今天团战我是奶妈，我是牧师，我不去会害别人，就我不仅得去，如果这会儿我们家网线断了或怎么样的，我就等于死定了，我就害了别人了，这就是一个千里之约，千里而至的，就跟春秋战国说的赴约道理是一样，虽然说好像是游戏不死人，其实大量的游戏伦理就是社会伦理。

就是说从前，咱们那时候咱们更早，你打扑克、打麻将，你说你有没有牌德，你有没有麻德，你是不是刚赢点了钱，马上转身就走，还是陪大家再打一会儿，这不都是咱们测验人品的东西吗？连老丈人看女婿都这么看的，那现在老丈人跟女婿，未来女婿打一局王者荣耀也大概知道很多，所以只要人和人在一起，就能生伦理，不用担心，肤浅有肤浅的生法，最后伦理都是厚的。

窦文涛：其实今天书的概念，并不见得这么一本才叫书，它是天下无处不是书，只要你但是你用心，对吧？就是说你走心，好像有所得，但是方舟我再问你一个问题，比如说好像有个学者叫方丁丁，不曾经写过一篇文章，就是说现在不是比较付费。

蒋方舟：对，知识付费。

史航：汪丁丁。他说叮叮咣叮叮咣叮叮社会学，我说成谁了？方方丁丁。

窦文涛：对，他就说这个收费的知识不是一流的知识，是三流的知识，我发现他有一个说法就是，那意思是什么呢？就是说我既然是买卖了，我就得讨好你，用你能听懂的方式，这就要改变我神圣的表达，他认为一流的知识，比如说圣经、原典，那是有我特有的表达，是吧？不是什么什么，我要让你听懂的问题，是你要走向我的问题，所以不可能，收费买不来一流的知识。

马伯庸：所以圣经都是送的嘛。

窦文涛：对吧。

蒋方舟：我其实某种程度同意他的说法，因为我觉得其实他所说的这个知识赋，我觉得现在很多流行的知识付费，它本身其实恰好是反知识的。因为其实知识是什么？知识是说你听这个只用，其实只占整个知识学习的20%的时间，就是你听讲其实只占20%的时间。

我原来看过一个科学研究，就是说这个学习的内容存留在你脑海中存留率，说听讲这个只占5%，就是说你这个95%就其他的就全忘了，但是它80%的时间其实是用来你，你就是比如说你去学你去考试，你做一百道题，就这个是艰苦的过程，其实真正是你学到的过程。

为什么学校这么低效，这么昂贵，但是它还能够持续这么多年，就是因为它确实是一个获取知识的手段，但是现在知识付费是反过来，他是把本来就20%就可以讲清楚的事情，它给你延续到80%，因为你都付费了，本来10节课给你讲清楚，我给你讲一百节课。

马伯庸；就觉得不值了。

蒋方舟：对，然后给你讲一百节课，我就漂亮话，我就唠唠唠，然后用你喜欢的方式，然后也没有作业，没有同行激励，没有竞赛，然后也没有让你去运用，所以你其实这个东西很快就忘了，所以我说其实现在知识付费或者一部分知识付费，我觉得它其实恰好是反知识的。它这个过程，它是跟学习的过程是反过来的。

窦文涛；对，你说的这个也是，我现在发现这个搜索引擎揣摩人心思这事，他们都说是发达的，但是我可能跟不上趟了，但是我自己觉得，我觉得这个很烦哪这个搜索引擎。

就比如说我有一次我这个就是李银河老师，她喜欢研究一些虐恋什么的，对，是我搜索了一次，但并不等于说我就好这口儿对吧，我怎么下次一打开手机，满清十大酷刑全来了，我就觉得他藐视我的这个智力，就是说哥们每天关心的难道都一样吗？你凭什么替我做主。

史航：人家把你定型了。

窦文涛：对，我不相信你能知道，我觉得我每天的兴趣都是不同的。

马伯庸：而且有可能这期节目播出以后，搜索引擎就是虐恋、窦文涛。

史航：对，你是主语还是宾语都很难说，这个我跟你说吧，其实这个它不光是这种，还有一种讨厌，比如我现在我要搜一个人，这个人叫史航，但是一搜史航往往再跳几个，它会跳的最没意思的事件，比如史航就是怒怼什么东西，或者史航什么那个棒打什么东西。

马伯庸：它是按热点来的。

史航：但是其实按热点来导致别人，如果不知道史航是谁，第一次搜，把这个人就像墓志铭一样，就这三件事，他这一切都不重要了。就每个人其实在搜索中间被强行提炼，就是这个比妖魔化还狠，就是扑克牌化。

蒋方舟：你的相关搜索是什么。

马伯庸：就标签化。

马伯庸：我相关搜索可惨了。

史航：你是不相亲现在是主旨了。

蒋方舟；不是，我是蒋方舟为什么不招人待见是吧。

窦文涛：是吗？

马伯庸：那我比你惨。

史航：你是什么？

马伯庸：马伯庸骗婚，去不掉了，无数的人问我你怎么了，但你用这个词搜呢，你什么都搜不到，所有人都在问这哪儿说的，所有人都在问这个问题。

窦文涛：而且千百年之后，你永远地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。

史航：而且还是一个历史悬案。

马伯庸：我研究历史我知道嘛，就是很多事之后，一旦它说出来，甭管真假，千古流传。

窦文涛：所以咱们都是青史留名的人物了。

史航：就我没标签，虐恋、完了你不招人待见、骗婚，史航是怎么跟这么三个人坐在一起。

窦文涛：青史留名。

END